

<<窄门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窄门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49744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49746

出版时间：2010-04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[法] 安德烈·纪德

页数：146

译者：桂裕芳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窄门>>

内容概要

“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

因为引到灭亡。

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

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。

找着的人也少。

”于是，在一切苦行之上，在一切忧愁之上，我想象，我预感到另一种净化的、神秘的、纯洁的欢乐，
我的心灵已经渴望的欢乐。

我想象这种欢乐犹如一首既尖厉又温柔的提琴曲，犹如一团使阿莉莎和我的心陷入衰竭的烈焰。

我们俩朝前走，身上穿的是《启示录》中的衣服。

我们手拉手，朝着同一目标…… 主呀！

但愿热罗姆和我彼此相依，彼此通过对方向您靠近，但愿我们像两个朝圣者那样去走完生命的整个路
程——其中一人说：“你如果累了，就靠在我身上吧，兄弟。

”另一个回答：“我只要感觉在我身边就够了……” 可是不行！

主啊！

您指出的道路是一条窄路——窄得容不下两人并行。

<<窄门>>

作者简介

安德烈·纪德（1869-1951），法国作家，出生于巴黎，一八九一年发表第一部小说，开始写作生涯。

一九一九年参与创办《新法兰西评论》。

一九四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代表作有小说《背德者》、《窄门》、《田园交响曲》、《梵蒂冈地窖》、《伪币制造者》，散文《地粮》、《刚果之行》等。

章节摘录

一 我在这里要讲的事，别人本来可以写成一本书，然而，这段经历使我心力交瘁，使我的品德耗损殆尽。

我只能将往事简简单单地写下来，它有时可能显得支离破碎，但我不打算虚构任何情节来弥补和撮合，我盼望这番叙述能带给我最后的乐趣，而矫揉造作只能破坏它。

我不到十二岁就失去了父亲。

母亲不愿意再留在父亲行医的勒阿弗尔，决定移居巴黎，以便于我更好地完成学业。

她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租下一套房子。

阿斯比尔通小姐搬来与我们同住。

弗洛拉·阿斯比尔通小姐无亲无戚。

她原先是我母亲的小学老师，后来成为她的女伴，不久就成为挚友。

我生活在这两位神态同样温和忧郁的女人身旁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她们总是穿着丧服。

有一天，大概是父亲去世以后很久了吧，母亲将清晨软帽上的黑丝带换成一根淡紫色丝带，我惊呼起来：“啊，妈妈，这颜色对你多不合适呀！”

第二天，她又戴上了黑丝带。

我体质羸弱，母亲和阿斯比尔通小姐小心翼翼地唯恐我累着，这种关心之所以没有使我变成懒汉，那是因为我确实很有兴趣。

一到风和日丽的季节，她们便一致认为我应该离开城市，因为城市使我变得苍白。

六月中旬，我们便去勒阿弗尔附近的富格兹马尔，比科兰舅父每年夏天在那里接待我们。

比科兰家的房子坐落在一个花园里，花园不十分大，不十分漂亮，与许多诺曼底花园相似。

房子是白色的，两层楼，类似上上个世纪的许多乡村住宅。

房子朝东，朝着花园正面，有约摸二十扇大窗子，房子背面也有同样多的窗子，两侧却没有。

窗子上都是小块玻璃，其中有几块是新近换上去的，看上去特别明亮，而旁边的旧玻璃却显出灰暗的绿色。

有些玻璃上有疵点，也就是亲戚们称为的“气孔”。

从那里看树木，树木显得粗细不匀，邮递员从那里走过，也突然长出一个驼背来。

花园是长方形的，四周有围墙。

在房屋前面有一块被绿荫覆盖的、相当大的草坪，草坪周围有一条沙石小路。

这个方向的围墙较矮，人们可以看见包围花园的那个农场院子。

在院子的边界上是当地常见的一条长满山毛榉的大道。

在西面，花园在房屋背面较为舒展。

一条开满鲜花的小径从朝南的果树架墙前经过，浓密的葡萄牙月桂和几株树使小径免受海风的蹂躏。

另一条小径沿着北面的围墙延伸，消失在树丛中。

我的表姐妹管它叫“黑色小径”。

一到黄昏，她们就不愿去那里。

这两条小径都通向菜园，菜园是花园的延伸。

走下几级台阶，就到了下面的菜园。

菜园尽头的墙上开了一个小小的暗门，墙外是一片矮树林，两条山毛榉大道从左右两面在这里汇合。

从西面的台阶上，目光能越过矮树林，看到高原，欣赏遍及高原的庄稼。

在天边，小村庄的教堂隐约可见。

傍晚，宁静的空气中，还可看见几所房屋上的缕缕炊烟。

在美丽的夏日黄昏，我们吃过晚饭后便来到“下花园”。

我们走出小暗门，来到大道上那张可以俯瞰前方的长椅旁。

在那里，在一座被废弃的泥灰岩矿的茅草顶旁边，舅父、母亲和阿斯比尔通小姐坐了下来。

在我们眼前，小小的山谷弥漫着雾气，远处树林上方的天空呈现金黄色。

<<窄门>>

接着，我们在昏暗下来的花园尽头滞留很久。

我们回到室内，看见舅母坐在客厅里，她几乎从不和我们一同出去……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，黄昏到此结束，但是当我们后来听见父母们上楼的时候，我们仍在卧室里看书哩。

除了去花园，我们剩下的时光都消磨在“自修室”里。

那是舅父的书房，里面摆了小学生的课桌。

我的表弟罗贝尔和我并排坐。

朱莉埃特和阿莉莎坐在我们后面。

阿莉莎比我大两岁，朱莉埃特比我小一岁。

罗贝尔在我们四人中间年纪最小。

我想在这里写的不是最初的往事，而只是与此有关的往事。

可以说，故事确实是在父亲去世那一年开始的。

丧事，我自己的悲哀，或者至少是我所目睹的母亲的悲哀，使我极其敏感，也许在我身上埋下了新激情的种子。

我过早地成熟了。

这一年我们去富格兹马尔时，我觉得朱莉埃特和罗贝尔显得更小，而当我看见阿莉莎时，我突然明白我们俩都不再是孩子了。

是的，确实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。

刚到富格兹马尔，母亲和阿斯比尔通的那番谈话足以证明我没有弄错。

母亲和女友交谈时，我突然撞了进去。

她们谈的是舅母。

母亲很生气，因为舅母没穿丧服，或者已经脱下了丧服（老实说，我觉得，比科兰舅母穿黑衣，和我母亲穿浅色衣服一样，都是难以想象的）。

就我所记得的，我们到达的那一天，吕西尔·比科兰穿的是一件薄软的裙衣。

阿斯比尔通小姐一向为人随和，尽量宽慰我母亲，畏畏缩缩地开脱说：“其实，白色也是服丧呀。”

“那么，她肩上的红披巾呢，你也管这叫服丧？”

弗洛拉，你真叫我反感！

”母亲喊着说。

我只是在假期那几个月里才看见舅母。

大概是由于酷暑，我每回看到她时，她总穿着那种开领很大的又轻又薄的衬衣。

母亲对这种袒胸露背比对赤肩上那条鲜红的披巾更为愤懑。

吕西尔·比科兰美丽动人。

我至今还保存着她的一张小画像，当年她就是画像上的模样。

她看上去那么年轻，仿佛是她女儿们的大姐姐。

她按习惯的姿势斜坐着，头搭在左手上，左手小拇指矫揉造作地向嘴唇翘起。

一个粗眼发网拢住她那稍稍泻在后颈上的浓密鬃发。

在衬衣的开胸处有一条松弛的黑丝绒带子，上面挂着一枚意大利镶嵌画的颈饰。

黑丝绒的腰带扎着一个飘动的大结，一顶宽边软草帽用帽带挂在椅背上，这一切更使她增添了几分稚气。

她那垂着的右手拿着一本合上的书。

吕西尔·比科兰是克里奥尔人，她是弃儿，或者很早就成了孤儿。

我母亲后来告诉我，伏蒂埃牧师夫妇当时还没有孩子，便收养了这个弃儿或孤儿，不久以后他们离开马提尼克岛，将孩子带回勒阿弗尔。

比科兰家也住在勒阿弗尔，这两家人过从甚密。

舅父当时在国外一家银行供职，三年以后他回到家里才第一次看见小吕西尔。

他爱上了她，并且立刻向她求婚，这事使我外祖父母和我母亲都很难受。

吕西尔当时芳龄十六。

<<窄门>>

在此以前，伏蒂埃太太生下两个孩子，她开始害怕这位养女会带坏自己的儿女，因为吕西尔的脾气一月比一月古怪。

再说，这一家人也不富裕……这一切都是母亲告诉我的，她想说明为什么伏蒂埃夫妇会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她弟弟的求婚。

除此以外，我猜想，年轻的吕西尔开始使伏蒂埃夫妇十分为难。

我很了解勒阿弗尔人，他们以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个迷人的姑娘，这是不难想象的。

我后来认识了伏蒂埃牧师，他为人温和，既审慎又天真，他招架不住阴谋诡计，面对邪恶更是无计可施。

这个杰出的人当时一定被逼得走投无路。

至于伏蒂埃太太，我一点也不了解，她生第四个孩子时因难产死去。

这个孩子和我年龄相仿，后来成了我的朋友。

编辑推荐

究竟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爱情，即使毫无希望，一个人也可以将它长久地保持在心中；即使生活每天吹它，也始终无法把它吹灭……？

在本书中，纪德将爱情中的神秘主义体验推向极致，为我们讲述了一段纯洁炙热、却又含着无边孤寂和无限辛酸滋味的爱情故事。

纪德在作品中探讨了生命本质的不定性、泯灭人性的红尘之中如何追寻生命价值与生活方式，以及社会规范与渴望自由的冲突等诸多新的社会问题，批判了当时西方社会的为传统禁忌和教条所蒙蔽而僵化的道德观。

作品打破了19世纪传统的小说模式，风格明净清纯，心理刻画入微，以法国古典文学的完美形式表现了现代人的复杂思想感情，为传统的小说模式重铸了新典范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